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劳拉的秘密

(德) 彼得·弗洛恩德 著
李士勋 译

当塔楼上午夜的钟声敲响时，
劳拉走到大石柱子跟前，
用手掌在它的底座上画了三个圆圈。
一阵窸窣声响起，
突然大石柱子动了起来

.....

人民文学出版社

I516.84

1

2005

★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

劳拉的秘密

〔德〕彼得·弗洛恩德 著

李士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4 - 6157

Peter Freund

Laura und das Geheimnis von Aventerra

Copyright © 2002 by Verlagsgruppe Lübbe GmbH & Co. KG, Bergisch Gladbac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拉的秘密/(德)彼得·弗洛恩德 著;李士勋 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ISBN 7-02-004944-3

I. 劳… II. ①弗…②李…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德国-当代 IV.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9945 号

策划: 哈利·波特工作室

责任编辑: 王瑞琴 装帧设计: 康健
责任校对: 杨康 责任印制: 周小滨

劳拉的秘密

Lao La De Mi Mi

[德] 彼得·弗洛恩德 著

李士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0 千字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2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0

ISBN 7-02-004944-3

定价 30.00 元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

对任何一位作家来说，假如他的作品能被译成一种外国语出版并因此与我们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读者见面，那都是一个很大的荣誉。现在，当你们把我的第一部小说《劳拉的秘密》拿在手里的时候，我的大梦就成真了。在我们地球上，你们的祖国离我的祖国几乎就像神话里的幻想世界阿文台拉^①一样遥远，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你们那里也隐藏着几乎同样多的秘密。我相信，书籍是一条能够使迄今为止还素不相识的人互相认识并使他们互相接近的美好途径。因此，我祝愿你们在发现阿文台拉这个神秘世界的时候获得快乐——同时我也确信，你们也会获悉我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国家的许多新鲜事物。

彼得·弗洛恩德

2004年5月7日于柏林

^① 阿文台拉，本书中虚构的一个与地球一样古老的星球。详细注释请见本书第11页。

《劳拉的秘密》创作缘起

这部小说本来是作家弗洛恩德给他的儿子们在睡觉之前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原来是他的儿子们。他们和幻想中的生灵一起去一个陌生的星球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拯救我们的地球免遭毁灭。那是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作家事先并没有写下来。后来，作家的小儿子看完“哈利·波特”第一部之后对爸爸说：“喜欢哈利·波特的人也一定会喜欢我们的故事，你为什么不把你讲的故事也写成书出版呢？”这个爸爸考虑了很长时间，终于动笔把那些故事写了下来。这就是我们面前的这部小说。

现在，弗洛恩德说：“这期间，我的孩子们虽然都已经长大——但尽管如此，他们真的仍然为劳拉的冒险故事感到振奋。我希望，这个进入人类知识彼岸——幻想世界——的冒险故事也能给10岁至99岁的所有其他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带来欢乐并和他们一起度过一段紧张的时光。假如劳拉的所作所为能赋予一些人，主要是赋予一些青少年以勇气，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和特长，那么我讲这些故事的目的就完全达到了。”

目 录

第 一 章	奇怪的梦	1
第 二 章	在13这个符号里	11
第 三 章	宝剑之灾	21
第 四 章	开始冒险	30
第 五 章	黑暗势力	42
第 六 章	秘密的监视者	56
第 七 章	夜晚的秘密	67
第 八 章	命运攸关的任务	75
第 九 章	可怕的一课	84
第 十 章	陌生的念头	94
第 十 一 章	一次可怕的变化	103
第 十 二 章	德路登湖里的小岛	113
第 十 三 章	刽子手树林	124
第 十 四 章	蛇的魔力	133
第 十 五 章	双重惊喜	147
第 十 六 章	幻游	158
第 十 七 章	图书馆里的藏匿处	169
第 十 八 章	会说话的雾	180

第十九章	莫名其妙的突袭	191
第二十章	嚎哭的幽灵	204
第二十一章	墓穴里的恐怖	214
第二十二章	风魔	224
第二十三章	石头巨人	235
第二十四章	神秘的宝库	247
第二十五章	残酷骑士的攻击	257
第二十六章	硕鼠	267
第二十七章	刑讯室	280
第二十八章	泄漏天机的小花	288
第二十九章	致命的陷阱	297
第三十章	魔力门	307



劳拉·李安德在梦中呻吟着。明亮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进她的卧室，整个房间沉浸在银白色的光辉里。小姑娘在枕头上不安地将脑袋甩来甩去，金色的长发汗津津地粘在一起。

“不，”劳拉声音沙哑地呻吟着，“不，不，不！”她美丽而又稚嫩的面孔痛苦地扭曲着。“不——！”

劳拉从梦中惊醒，忽地一下子坐了起来，心神不定地左顾右盼。半天，她才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原来在自己的卧室里。

与此同时，天花板上的灯也亮了，弟弟卢卡斯走进她的房间。

“你怎么啦，劳拉？”他迷迷糊糊地问，“你为什么这样大喊大叫？”

卢卡斯比劳拉小一岁。他十二岁，劳拉十三岁。也就是说：劳拉快十三周岁了，到她的生日还有两天。卢卡斯和劳拉一样，也长着一头金色的头发，也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下巴上也有一个小酒窝。与劳拉不同的是，卢卡斯的鼻子上架着一副大眼镜，这使他的外表看起来有点儿像个教授。

劳拉迷惑不解地凝视着弟弟。“我叫喊了吗？”

“确定无疑！”卢卡斯回答道，“确定无疑！”——这是卢卡斯最喜欢说的口头禅。“你叫喊了，我在我的房间里都听见了。这是为什么？”

起初，劳拉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为什么了。她环视自己的房间，仿佛从那儿能够找到答案。她的房间和同龄小姑娘的房间没有什么区别。墙上挂着骏马图和她最喜爱的流行乐队招贴画。她的衣柜旁边立着一个很大的书架，上面摆着：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金指南针》和其他大部头的旧书。床对面靠墙摆着她的书桌，书桌上方的墙上贴着一张广告画：弗罗多·巴金斯^①从广告画上瞪着棕色的大眼睛看着她。

她的书桌上堆得满满当当的。书、笔记本和杂志横七竖八地摞在一起，里面夹着影碟、软盘和一套彩色圆珠笔，还有画画用的彩色铅笔、铅笔刀和橡皮，使这种乱七八糟的景象显得更加名副其实。几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平常应该整齐地排列着，现在也东倒西歪地摆在桌子上。劳拉的目光落在一张她穿着白色击剑服、手握花剑的照片上，这时候她突然想起来了：

“啊，原来我做了个梦，”她若有所思地说，“我梦见了骑士。”

“梦见了骑士？什么骑士？”弟弟鼻梁上面的一道细细的皱纹向上皱起，一直伸展到额头，这是他表示怀疑的明显标志。

“白骑士和黑骑士，”劳拉回忆道，“他们用宝剑、板斧和带铁刺的棍棒进行了一场疯狂的战斗——那些武器好可怕啊！”

“真的？”卢卡斯问道，额头上的皱纹变得更深了。

“真的。”劳拉使劲点着头，她对梦境的回忆更生动了，“那是一座巨大的城堡，周围的大地有点儿像电影里地球的中心。”她指了指书桌上方那幅广告画。

“这就不奇怪了，”卢卡斯用荣誉教师的口气轻描淡写地说道，“《指环王》你已经看了十二遍了！”

“十三遍！”劳拉纠正道，“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当骑士们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我突然站到他们中间，一个白发苍苍、长须飘飘的老人——”

“甘道夫^②——还是阿不思·邓布利多^③？”卢卡斯打断她的话冷笑道。

劳拉摇摇头。“不，既不是甘道夫，也不是邓布利多，尽管他们之间有点儿相似。然后，那个老人向我走来，开始时十分亲切地对我微笑，后来他就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必须去寻找高脚杯！’”

“高脚杯？什么样的高脚杯？”

“不知道！”劳拉耸了耸肩，“这我就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一个眼睛通红的黑骑士突然向他跳过去，举起宝剑不由分说就向他砍去，要杀死他。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她停顿了片刻，把一绺头发绕在食指上，考虑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不过我还是有一种感觉，觉得那件事非常重要。

① 弗罗多·巴金斯，英国作家J.R.R.托尔金的代表作《指环王》中的男主人公。电影中的弗罗多由伊利亚·伍德扮演。

② 甘道夫，《指环王》中代表正义的灰袍巫师。

③ 阿不思·邓布利多，“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的魔法学校校长。



我觉得我能找到那个高脚杯——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件生命攸关的大事。我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就好了。”

卢卡斯用沉思的目光看着姐姐,好像这个问题真的在折磨着她似的。他做了一个加重语气的手势,说:“由它去吧,劳拉,这不过是一个梦而已!”

可是,劳拉使劲地摇着头,瞪大眼睛看着弟弟。“我记得,刀剑乒乓乱响——听起来是那么真实,那么可怕。使我……”她突然抬起头,向弟弟投去一道求助的目光。“……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害怕,卢卡斯!”她小声说道,“非常害怕。”

接下来的星期天是第二个基督降临节礼拜日^①。霍恩斯塔特城市上空,浅蓝色的天紧绷绷的,冬天的太阳挂在天上,显得有气无力。这个小城有一个中世纪的市中心,几乎完整无损。纵横交叉的大街小巷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都修缮得十分美观。一年到头这里游客如云,特别在夏天,从早到晚都热闹非凡。冬天只是稍微清静一些。老市政厅前的广场上,早就立起了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圣诞树,传统的圣诞节市场就在圣诞树周围,一天到晚吸引着人们,让他们流连忘返。周末当然就更热闹了。

不过,霍恩斯塔特市除了古色古香的老城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供人们消遣。它也有以现代方式经营的最新最流行的时装店、百货公司、饭店及新市政府大楼。在一家新近开张的购物中心里有两个迪斯科舞厅、一个保龄球室和一个多功能电影院。这个小城的外围是居民小区,小区正在一天天地向外侵蚀着周围的丘陵地带。此刻,那起伏的丘陵正僵硬地躺在冬天的寒气中。

李安德一家的房屋坐落在霍恩斯塔特市边缘的一个小花园里。漂亮的四面坡屋顶上的烟囱里,充分燃烧的供暖油烟正袅袅地升向天空。一只乌鸦缓慢地向花园里的一棵大树上滑翔,然后落在树梢上一根较粗的树枝上,向房屋窗口里窥视。

乌鸦的形体看起来有点不自然。正是这一点使它显得有点儿神秘。

夜里下了霜,大树小树光秃秃的枝条上都罩上了一层白霜,周围的草地和田野上像撒了一层粉。

劳拉穿好衣服,从窗口向外面望了望,她有一瞬间以为又下雪了。但她马上就意识到自己错了,因而感到很失望。她多么希望今年也像去年一样,在她过生日的时候有雪啊!去年,从十二月四日起就开始下雪,所以,在十二月五日劳拉的生日那天,大地就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劳拉和卢卡斯整天和小朋友们一起

^① 也叫基督降临节前的礼拜日。第一个基督降临节前的礼拜日是圣诞节前的第四个礼拜日。信奉基督教的人,这一天要在枞树枝编成的花环上点起四根蜡烛中的第一根,下一个礼拜日点两根,等四根蜡烛都点起来的时候,圣诞节就快到了。



在外面奔跑，坐雪橇，坐滑雪板，快乐地打雪仗。尤其是傍晚的游戏更是达到了高潮：她爸爸毛里乌斯安排了一次乘坐马拉雪橇的游戏，劳拉的小马狂飙非常卖力。后来，他们的雪橇又穿过草地，到树林里滑了一大圈。劳拉的耳朵里一直响着小铃铛轻轻的叮当声，那是爸爸系在狂飙脖子上小铃铛。当劳拉听到唧唧的马蹄声和雪橇下面的雪发出的嚓嚓声时，她真的感到自己就像置身于一个



冬天的童话里。缺少的只是高大的雪人在下一个转弯处向他们鞠躬，或者白雪公主邀请她到自己的宫殿里做客。类似的事件当然没有发生，尽管如此，她还是忘不了那一天——一辈子都忘不了。因为就在那天之后两个星期，也就是圣诞节之前的第三天，她的爸爸突然失踪了。

那天上午，毛里乌斯·李安德还像往常一样给学生们上了课——他是拉文斯坦寄宿学校的老师，教历史和文学。劳拉和卢卡斯也在这个学校上学。在老师和学生们共进午餐的时候，他也坐在桌边吃了饭。下午值班

之后，他还给学生们上了辅导课。接着，他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长期以来，毛里乌斯一直在集中精力研究拉文斯坦城堡的历史。

晚饭后不久，一位同事还看见毛里乌斯离开了学校大楼。可是从那以后，他就杳无踪影了。虽然他的家人报了警，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但迄今仍然没有发现他会回来的任何迹象。谁也不知道毛里乌斯在什么地方，他就像被大地吞下去了似的，对所有的人——警察、同事和他的朋友，当然首先对他的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一个不解之谜。

爸爸的身体怎么样了？劳拉心里想。他会在哪儿呢？她确信爸爸的失踪不



是自愿的,肯定是被什么人绑架或者被什么事情缠住不得脱身。不管是什么原因,爸爸一定还活着。一定是这样!如果……那是不能想象的。

“劳拉,吃早点啦!”继母的尖叫声把她从沉思中拉回来,“你在哪儿呢,劳拉?”

小姑娘不情愿地做了个鬼脸。“我这就来!”她回答道,然后转身准备走出房间。

就在这时,她发现了那只乌鸦。劳拉扭过头,远远地望着窗前树枝上的那只鸟。为了抵御寒冷,那只漆黑的鸟扇了扇翅膀,因此显得比刚才更大了。这么大的乌鸦,劳拉以前还从没见过。此刻,它像一个黑色的幽灵蹲在那儿,几乎一动不动,那黑色的纽扣般的眼睛直盯着劳拉。她最近刚刚读到的一本书中说,有些古老的民族都把乌鸦看作传递不祥之兆的使者。因此,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一种莫名的恐惧在她的脊背上升起,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劳拉一走进厨房就闻到一股新鲜咖啡、可可和小面包的香味。卢卡斯已经坐在桌子旁边,正把热气腾腾的可可杯子举到嘴边。

劳拉一声不响地坐到弟弟旁边,伸手去拿可可壶,准备向杯子里倒。

“今天小姐心情不太好,是吗?”继母声音尖厉地问道,“不然,为什么我没有听见你说‘早上好’呢?”

当继母莎耶尔用责备的目光看着劳拉的时候,没注意到卢卡斯向姐姐投去一道安慰的目光。

妈妈和莎耶尔完全不同,劳拉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把又香又脆的小薄饼倒进碗里,然后又倒进牛奶。妈妈早晨从来不找茬儿!

安娜是劳拉和卢卡斯的亲生母亲。劳拉五岁那年,发生了一起令人悲伤的车祸,妈妈被淹死了。劳拉当时也坐在车里,她在最后一分钟被抢救了出来。莎耶尔是劳拉父母亲大学时代的朋友,出事之后,她曾经令人感动地关照劳拉和卢卡斯这两个孩子,试图帮助他们克服失去母亲造成的创伤。毛里乌斯当然非常感激这个年轻女人的关心,这样一来,他们俩就越来越亲近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结了婚。

毛里乌斯觉得和这个结婚以后便飞黄腾达的女记者在一起很幸福,虽然她很少有时间在家。开始时,劳拉和卢卡斯整天和她在一起也觉得很愉快。但是,随着毛里乌斯的失踪,莎耶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是说她不再那么关心孩子们了——而是相反:从那以后,莎耶尔对孩子们的监督更加严格了。她检查一切,总是不断地在他们身后监视他们,尤其是对劳拉看管得更严。因此,她们之间时常出现针锋相对的局面。起初,卢卡斯和劳拉猜想,大概他们的继母为他们



的安全担心。他们相信，莎耶尔一定是被丈夫的失踪压垮了，所以他们俩也就容忍了。可是日子一长，继母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糟糕，这就使得劳拉特别想和她大吵一场。不过，今天早晨她可没有兴趣和她争吵，于是她就懒洋洋地说了一声：“Sorry! 早安!”

“啊，那么说，还可以!”莎耶尔的脸上带着一丝几乎觉察不到的微笑说道。

她从咖啡机上端起咖啡壶，也和他们一样坐到桌子旁边，倒了一杯咖啡。今天，虽然她不用去报社上班，但她仍然把她那深褐色的头发梳得无可指责，面部底色上得虽然有点儿厚，不过总的说来，她的化妆也还是十分完美。与劳拉和卢卡斯穿的那种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舒适的长袖棉线衫相反，莎耶尔穿着最时髦的深玫瑰红西装裤。裤子非常合身，使她那苗条的身材显得更加突出。当她在薄薄的面包片上抹了一层极薄的减肥人造黄油，然后又抹了一点儿农民手制的奶酪时，她抬头看了两个孩子一眼。

“我已经想好了，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去基督受难教堂，”她带着期待的微笑说，“那儿，基督降临节礼拜日音乐会上有一个圣诞节大合唱。马克斯说那个合唱队很好。”

马克斯?——劳拉想，这个世界上从哪儿又冒出一个马克斯?

然后，她忽然想起来了：马克西米利安·郎格里乌斯，他是一个大媒体公司的老板。此外，一个电视台和好几家报纸也都属于他。莎耶尔负责经济版的那份报纸也是他的。劳拉曾经见过他一次，那是他邀请莎耶尔、卢卡斯和劳拉一起去一个非常高级的饭店吃饭的时候。那是一个上了岁数的、头发梳得油光的先生，褐色的头发向后梳着——劳拉一眼就看出来，那头发是染的——他穿衣服十分讲究，戴着一副式样时兴的眼镜。他的手简直就像小家兔的屁股那样柔软，这使劳拉想起来就感到有点儿恐怖。不过，最严重的是他不停地对莎耶尔献媚。他的猪眼睛好像粘在她身上似的，而且还不断地微笑着。

简直让人恶心!这种人觉得好的东西，只能令人作呕!

“啊，不，我没有时间，”卢卡斯说，“我已经和计算机有约了。”

“你呢，劳拉?”

“本来，我想去骑马，”劳拉慢条斯理地说道，“狂飙迫切需要运动，在圣诞节以前，我肯定没有时间了。”

“随你们的便，”莎耶尔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劳拉从她的声音里觉察到她有点儿恼火，那声音听起来总是不冷不热的。现在，她的情绪肯定不太好，因为只要不按照她的意愿行事，每次都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让着她点儿。

令人厌恶!



当然——有时候，劳拉甚至能够理解莎耶尔。每到周末，她的继母总是有那么多打算，因为这时候他们能够在一起。在其他日子里，劳拉和卢卡斯整天住在寄宿学校，只有在周末或者在假期里，他们才一起在霍恩斯塔特市的家里度过。不知怎的，莎耶尔好像觉得自己有义务要和他们一起度过这短短的时光似的，因此她每每想出一些怪诞的节目，要他们和她一起去完成。可是，也许这除了令人讨厌的履行义务之外什么也不是，不然她不会不明白他们不愿意去什么博物馆或者音乐会。

莎耶尔似乎生活在与劳拉和卢卡斯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她根本就不知道少男少女在他们的花季要做什么。最近，劳拉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继母根本不想知道劳拉和卢卡斯在做什么。莎耶尔似乎只有一种兴趣，那就是卢卡斯和劳拉应该百依百顺地按照她的想象和愿望行事，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

所以，今年她不为我们想想要在基督降临节礼拜日做些什么就不奇怪了，劳拉心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我的生日她肯定也忘记了！

她心里经常在想，继母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而且变得越来越古怪？可是，不管她怎样绞尽脑汁，还是找不到明确的解释。难道她自己错了，冤枉了莎耶尔？不过有一点劳拉是完全有把握的：父亲在家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

完全不同！

要是我知道去年那个讨厌的十二月二十一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好了。劳拉在冥思苦想。一个成年人怎么说失踪就失踪了，没留下一点儿痕迹？简直不可思议！他不可能消失在空气里了。这不可能的！

突然，她发现莎耶尔正在直直地凝视着她，那薄薄的嘴唇像鱼缸里的鱼那样正在无声地一张一合，与此同时，莎耶尔的声音传入劳拉的耳朵里。

“你在做梦还是觉得没有必要回答我？”她话里带刺地问道，“哎，想什么呢？！”

“Sorry，”劳拉很快地回答道，“我在想别的事情。”

“我问你，你是否觉得坐下来好好学习而不是去骑马更理智些呢？”莎耶尔严厉地说道。

劳拉一声不吭。

莎耶尔并没有放松：“无论如何，假如我的数学和物理都考零蛋，我会坐下来学习！”

“昨天我整天都在学习。”劳拉嘟哝着说道。

“必须这样，”莎耶尔责备道，“难道你还想像去年那样再留一级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是说，你必须离开拉文斯坦！因为一个学生不能在同一个



年级留级两次,这你自己也不会喜欢的。对不对?”

劳拉本想做出激烈的反应,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要顶嘴为好。当然她非常害怕再蹲一年班,也害怕离开寄宿学校。这种恐惧有时候的确使她心灰意懒。可是,这与莎耶尔没有任何关系!继母根本不理解她——甚至一点儿也不能帮助她。肯定不会!所以,劳拉只是固执地看了一眼继母充满责备的目光,算是回答。

“你呀,劳拉,该变得理智一些了,”继母用一种几乎是恳求的声音说道。“我只是要你成为最好的学生,难道你不懂吗?我也知道,你多么愿意留在寄宿学校里!不过,现在还不要紧。年底以前你还有足够的时间把坏分数扯平!当然……”莎耶尔轻轻地摇了摇头,叹息了一声,然后继续说道,“……如果你不下决心变得更理智一点儿,踏踏实实地坐下来学习,那么照我看,前景就黯淡了,甚至相当黯淡!”

凛冽的寒风吹在劳拉的脸上,像一根根针似的扎在她那冻得通红的脸蛋上。虽然她把自己裹在厚厚的红色大衣里,戴着暖和的毛线手套,把女孩戴的小毛线帽拉下来盖着耳朵,她还是觉得相当冷。可是,还有什么比骑马更美的运动呢?

在一个小山头上,劳拉勒住她的小马向四周瞭望。这一带,丘陵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霜早已消失,田野和草地都抹上一层灰色,显得空荡荡的。远近看不到一个人影,只能听见风的怒吼和她的小马打喷嚏的声音。

她的小马叫狂飙,是一匹毛色华丽的雪白小牡马,可是它的鬃毛和尾巴却都是黑色的。它几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对它来说,小姑娘几乎没有什么重量。它的鼻孔里喷出白色的雾气,身上热气腾腾的,皮毛也有点儿湿漉漉的。

这不奇怪,因为劳拉一离开农民迪特里希的院子来到这空旷的原野上,就松开了缰绳,小马也就充分地享受着这种难得的自由。好像它想用全身的力量挣脱那狭窄的马厩似的,所以它就撒开四蹄奔跑起来——这种风驰电掣的疯狂奔跑,劳拉以前好像还从未经历过。当马蹄声像激烈的鼓声、大地飞快地向后面飞去的时候,劳拉好像什么也看不清了。惟一使她感到重要的只剩下她和她的小马了。狂飙无法驾驭的力量仿佛传给了劳拉,就在那同一瞬间,她的恐惧感全部消失。害怕从马背上摔下来、害怕受伤、害怕考试不及格——所有的恐惧都一扫而光。劳拉突然感到一身轻松,简直飘飘欲飞了。

本来她还能这样不停地跑下去,但是,即使狂飙没有任何示弱或者疲惫的感觉,她也不想再跑了,不要太过分,这样更好些。此刻,她发现自己在大声地喘着气,心脏也在怦怦地跳。

当劳拉呼吸稍微平稳下来,她才感觉到嘴唇上有一丝金属的味道,马身上



湿漉漉的皮毛和皮马鞍潮湿的气味冲进她的鼻孔。现在,她想轻轻地咂咂舌头命令小马掉头返回了。在发出命令之前,她又举目看了看前面那片丘陵,拉文斯坦寄宿学校就在那片山丘后面。就在这时,她忽然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有看见的形体:那里有一个骑士。

一个骑着黑马的黑骑士!

那个黑骑士离得相当远,只能看到一个黑色的轮廓,在苍白的天边,它很像一种不吉利的信号。尽管相距甚远,劳拉还是能感觉到那个黑影散发出的某种令人恐怖的东西,因此她想,最好还是不要遇到他。一阵寒风掠过她的面孔,钻进她暖和的上衣,使她打了一个寒战。就在这一瞬间,一片厚厚的乌云遮住了苍白的太阳,天空一下子暗淡下来。那种黑暗的感觉超过了有人突然挡住了灯光的感觉。然后,劳拉就听见一种令人恐惧的噪声从天而降。

她抬头一看,原来是一群乌鸦。那么大的一群,肯定有几百只,甚至有几千只!那些黑色的乌鸦组成的巨大乌云遮天蔽日,在天空迅速地移动着,离她越来越远。它们呱呱地叫着,盘旋着向劳拉飞来。突然她想到,这种声音听起来很陌生,根本不像真正的乌鸦声,比乌鸦的叫声更尖锐,更刺耳,更不真实——就像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一般。

狂飙激动地喷了喷鼻子,蹄子在不安地刨着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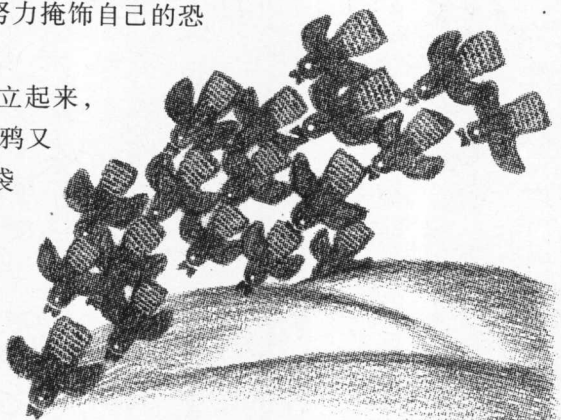
乌鸦们蜂拥而至,越来越近了,直到它们停在劳拉的头上盘旋起来。整个天空像被一个可怕的黑色漩涡覆盖住一样。突然,一只黑色的死鸟从乌云中坠落,呼啸着径直向劳拉的头上砸来。她把身子和头一缩,那只乌鸦锋利的尖咀差点儿戳到她的脸上;接着那只乌鸦突然又升起来向空中飞去了。

狂飙发出一声恐惧的呼啸,扬起前蹄,立了起来。

“吁——!吁——!”劳拉努力掩饰自己的恐慌,想使小马安静下来。

但是,小白马再次呼啸着立起来,劳拉用力抓住马鞍。另一只乌鸦又向她冲来,紧贴着劳拉的脑袋掠过,使她感觉到鸟的坚硬翅膀,听到了鸟的尖锐叫声,耳朵感到一阵疼痛。

这时候,狂飙向前猛地一跳,接着就狂奔起来。劳拉差点儿被甩下去,她使出全身力量才使自己重新找到平





衡,稳稳地坐在马背上。不管她怎样勒住马缰,小马还是不想停下来,相反却跑得更快了。

乌鸦们从后面追来。它们像一块黑色的头巾在天空展开,不断地向小姑娘发动攻击。幸好每一次都差一毫才碰到劳拉,这使她渐渐地意识到,这些鸟原本就不想击中她!

也许它们追击她只是想吓唬吓唬她?

无论如何,它们是能够击中她的。一阵寒冷的恐惧攫住劳拉,使她的脊背一阵一阵发麻。她不再去管它们,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她的脑袋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赶快回到迪特里希家!这句话一直在她的头脑里回响,直到马蹄声突然停下来为止。

劳拉的两腿夹住小白马,她不敢回头看,因为她知道那个黑骑士也正跟着她。他为什么要追她呢?他到底要对她干什么?突然,一阵狗叫声使她后脖颈的头发都立了起来。一定是那个可怕的骑士驱使的一大群猎犬。它们的急速喘息声和愤怒的狂吠声一浪高似一浪。

难道它们在追别的什么人?或者就是在追——她?假如那群猎犬咬住了狂飙的腿,她该怎么办?

她为小白马感到担心,所以还是回头看了一眼——可是,她什么也没有看见!既没有马,也没有骑士,更没有什么狗!连那些乌鸦也都不见了。与此同时,那可怕的噪声也没有了,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

死一般的静寂!

劳拉惊异得不知如何是好。难道这一切都只是她的幻觉?